

足以當一方封土非一望也、殿下苟欲錄臣微功、願賜官階、秀吉為奏請、拜從四位下侍從、藩翰文  
禪元年、秀吉征朝鮮、宗茂與小早川隆景、高橋直次等、將第七軍、征代記率兵三千航海、四月、我軍既下釜山東萊諸城、會軍帥宇喜多秀家、會議戰、諸將皆欲直赴都城、秀家曰、宜先圍大田而後蕞也、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議不合、隆景問計宗茂、宗茂曰、僕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出兵海外、每事逢取進止、恐誤機會、今王城警備未周、國中

召募未集、機不可失也、隆景曰、何以知警備不周、召募未集、對曰、若根本堅固、釜山東萊不應如此、崩潰、以釜山東萊三備、知王城亦三備、且僕向王城、道程于生口、曰、有艱險要宮地數所、若猶我豫、彼據險守要、明兵未援、則難猝拔、不如及其未定、進取也、諸將從之、遂進下都城、朝鮮國恩錄虜兵屯城西北五六里外、扼釜山之路、秀家使宗茂、東夜襲擊、燒柵斬首七百餘級、虜兵逃散、同七月、小西行長擊破明將祖之訓、史孺守平壤、舊同記七月

月明將祖兼訓史孺  
田長政擊之宇喜多  
行長與明軍相持史孺  
長政救行長擊史孺  
孺圍長政擊史孺  
與長政擊史孺  
三午百級行長破之  
與本書及百級行長破之  
南四里屯鳳山宗茂屯其傍  
城並為應援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兵二十萬  
來圍平壤行長告急義統、大懼走都城過宗  
茂營欲共去宗茂不從將救行長會直次聞急未  
援宗茂大悅俱進赴平壤遇行長潰圍遁走宗茂

迎問之行長曰賊鋒不可犯今且至矣即策馬去  
直次曰與行長俱退耶將拒敵耶欲拒敵宜留行  
長宗茂曰敗軍之將留之何益乃設五伏以待既  
而追兵至伏發夾擊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宗茂收  
兵還營我諸將<sup>隆</sup>在都城者議使大同以東諸城撤  
兵退於是宗茂與直景直次等還都城如松東勝  
鼓行而進屯兩城將攻都城諸將議戰守秀家等  
皆懲平壤之敗恐衆寡不敵欲守都城以待援軍  
獨景隆欲戰議不合宗茂進曰虜性勝悔我謂不

能復戰、我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敗也、今不急擊之、曠日持久、彼知我情狀、築長圍、絕釜山狼道、是危道也、今日之計、唯有戰而已、隆景贊之、議乃決、部署所向、田隆景軍南大門、宗茂直次、及毛利元康、毛利秀苞等、屬烏如松、果輕我軍、謂和兵精銳、殲於平壤、乃留兵圍城、親率步騎十萬、以高昇孫守廉、祖萊訓為先鋒、朝鮮兵為後軍、進至碧蹄館、我軍慮明兵未嚴、每夜遠行候、以備之、二十五日夜、宗茂候騎與明副總兵查大受、朝鮮將高爰伯、

遇碧蹄南礪石嶺、暗中相擊、死傷甚多、黎明、遙望明兵相距一里餘、於是隆景為先軍、宗茂及元康、秀苞直次為奇兵、陣其傍、秀家等陣其後、既而隆景與明兵戰、稍卻、宗茂與元康等橫衝如松中軍、隆景勵眾督戰、自己至午、如松所領皆北、兵劍槩鈍劣、我軍長刀精利、遂敢當其鋒、如松見勢危、遽徵後軍、未至、我軍急薄、終大敗之、如松脫身逃、秀吉賜書褒獎之、參取正伐記、秀吉譜、德安錄、按戰功錄、田次、率三千餘人、於前隊、十時、連久、內夜、宗茂與高橋直次、率三千餘人、於前隊、十時、連久、內三、小野鎮幸、立花三、門、將、十、時、連、久、內

田忠右衛門將二隊及直次將後隊擊明遇  
李如松先鋒以連久二隊前隊及直次將後隊擊明遇  
伏而敗之、連久軍萬餘、復至、我兵僅八、百、弓、鏡、進、鎮、幸  
等擊卻、之、明、軍、益、復、我、將、士、皆、奮、擊、莫、不、一、千、騎、  
殺獲甚多、而、明、兵、益、復、我、將、士、皆、奮、擊、莫、不、一、千、騎、  
來救、馬、上、揮、刀、奮、戰、將、士、皆、奮、擊、莫、不、一、千、騎、  
百斬首二千、九、百、級、明、軍、將、士、皆、奮、擊、莫、不、一、千、騎、  
獲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未、援、軍、益、振、既、而、  
如、松、又、驅、大、眾、而、至、秀、家、迎、戰、不、利、卻、隆、景、繼、而、  
力戰、良、父、宗、茂、與、直、次、松、橫、衝、如、身、中、軍、殊、死、戰、呼、  
聲、動、天、地、明、軍、大、敗、如、算、此、役、宗、茂、獲、首、級、六、千、  
湘、河、明、兵、墜、河、溺、死、無、算、此、役、宗、茂、獲、首、級、六、千、  
餘、監、軍、太、谷、吉、隆、忌、其、功、署、曰、三、年、四、月、從、守、  
午、二、百、級、與、本、書、不、合、錄、以、備、考、三、年、四、月、從、守、  
喜多秀家攻晋州、明將劉繼承援、宗茂請注拒、乃  
以毛利秀包副之、五月、宗茂秀包拒之城外、設伏

大破繼兵、由是諸將得拔晋州、四年六月、宗茂自  
朝鮮歸、十月、至伏見、謁秀吉、賞其功、賜第於  
伏見、為宿衛將、五年秀吉修伏見羅城、宗茂受命、  
與小早川秀秋、各遣其將更董役、兩家役卒爭事、  
相鬪、殺小早川氏卒、秀秋怒、勒兵將攻宗茂、  
適與高橋直次、詣淺野氏第、同變、辭去、直詣秀秋、  
謝之事、得寢、而秀秋意終不解、宗茂常有戒心、慶  
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從守喜多秀家守釜山、三  
年正月、明兵圍蔚山、諸將潰、兵赴救、會明將牧務

遼窺虛率兵數萬抵般丹秀家大驚使宗茂擊之  
宗茂即夜將八百騎發釜山天方雨雪衆皆請俟  
天明發宗茂曰使敵知兵寡非我之利我且出其  
不意即發夜半抵般丹寒甚明兵困卧不備宗茂  
縱火虜營鼓譟攻之務遼駭走斬獲甚多舊本開記  
丹作般舟蓋誤逸史外史皆作般丹今從之  
伐記慶長三年正月宗茂與先利秀元里川長政  
吉川廣家等救蔚山而載攻般丹事淺川開書  
曰宗茂再救蔚山前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  
釜山之道宗茂夜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  
會諸將于蔚山吉川茂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  
川里諸將于蔚山吉川茂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  
卜地名不詳豈指般丹乎然舊同記以般丹為

正月二日夜則以是日會諸將于蔚山之理必有誤五月宇喜多秀家屯  
利秀元等受秀吉旨罷兵歸其餘留者分為四屯  
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長守順天島津義弘守  
新寨宗茂從小早川秀秋守釜山九月明分兵圍  
三屯秀秋聞之議赴援諸將皆懼不敢出計宗茂  
獨奮曰蔚山圍解則新寨順天自解昔請注秀秋  
素與宗茂有隙曰子欲注當以一軍注不可求援  
他人諸將咸危之秀秋曰渠素小家死亦不足惜  
矣宗茂憤然欲與之交刺既而謂以私念壞公事

非忠也、乃率千人赴援、值明兵五千于元濱、乘曉霧擊走之、追北小野鎮、幸慮虜有後軍、諫之、宗茂曰、虜馬足亂、可追、不追、虜知我寡、追擊又破之、既舍逸囚、眾咸怪之、宗茂曰、今朝虜不知我寡、我逸囚、是視寡誘虜也、乃設五伏以待、夜半明兵未襲、伏起復克之、斬首四百級、明日至全澄、距蔚山十里、明將麻貴解蔚山圍而退、宗茂与清正夾擊大破之、初、清正不知有援、怪明兵終夜喧騷、見宗茂以孤軍來援、驚謝曰、夙聞公勇、今則過所聞矣、麻

貴既解去、宗茂引兵還釜山、曰、同記、本書麻貴作

必錄、改之、明分兵圍三屯、本書不記、今秋、錄、証、韓、錄、補、之、按、証、代、記、秀、吉、謗、皆、云、五、月、秀、秋、歸、宗、秀、元、俱、罷、兵、非、秀、秋、也、十月、秀吉訃至、諸

將潛相告、詔裝十一月、島津義弘去新寨、抵釜山、小西行長、將去順天、明將陳璘、陳璘與、朝鮮將李舜臣等、抗順天海口、宗茂与義弘等、赴援、擊破之、行長自南海退、遂与俱歸、宗茂從外証、前後七年、數建功、監軍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忌之、每抑其功、以故、賞不酬、勲秀吉既薨、子秀賴幼、東照公

代决天下政錄取正記五年 公討上秋景勝石  
田三成矯秀賴命起兵毛利輝元喜多秀家庶  
之徵書至宗茂集將士議之小野鎮幸等請應徵  
薦野增時曰内府長兵略能料未然馬首未東既  
知関西有事然則會上秋佐竹与池田福島諸將  
還軍西上大老奉行雖假秀賴命其志不一戰必  
不利黑田孝高加藤清正与三成有隙必當左袒  
内府不如據城与孝高清正悅謀定西討之議則  
國家可以久安宗茂曰我浴大同之恩且与輝

元有旧不論成敗唯視義所當为宜從輝元指揮  
竭力從事以翼戴秀賴是我志也乃將二千五百  
人注會大坂西原記大全按本謀一說宗茂関  
曰秀賴幼弱内府代為政且属内府乃遣其臣  
山田正兼衛内府款茂東照公既而秀宗輝元書至  
勉以翼戴秀賴宗茂乃變志赴大坂又按旧記  
毛利輝元應三成招宗茂及毛利秀包宗茂固知  
三成就計与秀包俱如安藝說輝元以利害言甚  
割切輝元不聽宗茂乃率軍會大坂二說皆可疑  
故不九月赴美濃抵勢田関京極高次以天津城  
應東軍乃与毛利秀包伊藤民部等攻大津排土  
脰菅大砲宗茂臣由布大炊中江新八等肉薄而

肥後守家定  
本姓松原

登諸軍繼進破第三郭會高野僧興山未議和  
高次致城去宗茂將赴大垣聞小早川秀秋等應東  
軍太<sup>西</sup>軍大敗于閑原乃還入京師秀秋父木下家  
定在京師宗茂遣使謂家定曰貴息之事既立可  
奈何公能助嗣君守大坂僕請與共致死家定答  
曰子先注矣吾亦將繼後因急閉門登堙宗茂即  
去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方輝元  
曰請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取質航  
海歸柳川守<sup>修</sup>倫<sup>曰</sup>親次<sup>記</sup>諸大<sup>全</sup>是時宗茂遣<sup>藩</sup>  
東照公謝罪乞歸

分注小野鎮  
幸小傳

正未知加藤清正以蔚山之援與宗茂善至是遣  
使來說致城宗茂乃降東照公沒其封以柳河  
賜田中吉政宗茂去依清正小野鎮幸以下皆從  
八年秋宗茂遊江戶幸後宗茂按淺川<sup>川</sup>用書<sup>書</sup>小野鎮  
正辭出清<sup>正</sup>曰渠<sup>一</sup>槍<sup>杆</sup>一<sup>方</sup>有<sup>有</sup>  
餘笑汝輩<sup>宜</sup>正曰<sup>臣</sup>親<sup>近</sup>鎮<sup>幸</sup>數<sup>召</sup>見<sup>或</sup>有<sup>有</sup>  
圍基<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正將<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任奴<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後君<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事最<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田覺<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其戰<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曰彼<sup>止</sup>坐<sup>有</sup>臣<sup>障</sup>諱<sup>君</sup>何<sup>輕</sup>卒<sup>乃</sup>不<sup>假</sup>令<sup>而</sup>

意不悅他日宴會衆復請之如前鎮事乃起解衣  
某戰得此刀創一屋驚嘆又示大友及宗茂創  
城先登讀畢曰僕之微功大略如抑有欲請諸  
君者吾主雖屢蒞陣然冒鋒刃者不過如曹其  
親至折其斤枝猶如此况為臣者乎願得  
其詳衆默然不敢言鎮幸蓄賞及宗茂遊  
功居九年七月公召宗茂賜五千石為麾下  
多居九年七月公召宗茂賜五千石為麾下  
十一月正月封陸奧柵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後  
台德公參謀議以功加賜二萬石立花古文書按旧岡  
記慶長、年、宗茂遊  
一江戶、東照公岡之召宗茂封陸奧柵倉食一萬石、大坂之役、元和

筑後守忠政

六年田中吉政子忠政大弐嗣封除台德公賜  
宗茂舊封再從柳河也代公以其誠直至他為宿衛臣  
親近之每宴會與丹羽長重侍世呼稱相伴衆旧岡  
寬永十四年冬肥前島原賊起大猷公下教西海  
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命松平信綱赴  
討召宗茂問計對曰賊雖死守食竭則自潰臣度  
賊資糧當不支明春若欲急夷之宜退軍三四里  
下令誅止魁首晉從者盡宥之安居復業如此則  
豪將強兵守之猶且相疑離叛况於島合之衆乎

我因乘釁疾攻，即城可拔也。公曰：吾欲盡誅賊黨，以懲將來，乃從竭糧之策，命宗茂佐信綱、嗣子忠茂從，自明年二月，賊果食竭。宗茂、忠茂與諸將擊之，賊盡伏誅。次，洩川，則書忠茂、高橋直是歲，宗茂傳封忠茂而老，削髮号立齋。公臨其第，賜刀及服。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六。墓誌立齋為人忠勇有謀略，善射事大猷，公寵遇優渥，屢召見，問戰功。及年老，賜帽杖，許殿上用之。初立齋之封桐倉也，謂台德公謝恩，遂見大納言義直，、饗之，諾次從。

尾張義直

容謂曰：請為我語大津之役，聞卿每戰以寡破衆，用何兵法？立齋對曰：當時僕罪不容誅，然僕實蒙故太閤恩，方其攻大津，欲盡屠城兵，會和議成而止。僕所用兵法，与所主臨時制宜耳。僕平日待部卒，与所親疎，唯以愛矜，在恤為務，以故臨事致死。此其所以制勝，僕非有他術也。義直聞之，嘆稱義直性嚴峻，其下多得罪者，立齋益訊之也。其再封柳河也，立花壹岐謂曰：故田中侯好治邸宅，今君兼之，視外賓不救陋，不可乎？立齋曰：否，美宅生